

谢春帆 著  
明天出版社

# 「漂泊的荷兰人」号探险记



天問：謝春帆

# “漂泊的荷兰人”号探险船

谢春帆 著

明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泊的荷兰人”号探险船/谢春帆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1999.7

ISBN 7-5332-3110-4

I. 漂… II. 谢…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6497 号

书 名 “漂泊的荷兰人”号探险船  
著 者 谢春帆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 (0531)2060055—4706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  
地 址 山东省莱芜市凤城西大街149号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mm 32 开  
印 张 6.75  
千 字 112

ISBN 7—5332—3110—4/I·775

定 价 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内 容 提 要

动物学家约翰逊教授收到了一封插着鸟羽的信。信是一位失落多年的老友寄来的。信中说：在太平洋的某个孤岛上发现了其他地区罕见的或已灭绝了的动物。约翰逊想去那里考察，便和探险家弗洛斯、少年帆·笛搭档前往。他们乘“漂泊的荷兰人”号探险船驶离玛克斯港，第二天就遭到了动物贩子吉尔斯坦及其帮凶的追击，一场恶战在所难免。随后他们又遭遇了罕见的飓风、“野人岛”的食人部落、湍急的激流、危机四伏的林莽……整个探险过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 目 录

|                  |    |
|------------------|----|
| 一、约翰逊教授-----     | 1  |
| 二、教授的动物园-----    | 10 |
| 三、“飘泊的荷兰人”号----- | 15 |
| 四、驶向合恩角-----     | 20 |
| 五、陆地和枪战-----     | 27 |
| 六、“赤道奇岛”和飓风----- | 39 |
| 七、孤岛遇险-----      | 45 |
| 八、逃避追杀-----      | 53 |
| 九、飞越孤岛之河-----    | 64 |

|                   |     |
|-------------------|-----|
| 十、漂回来的探险船         | 70  |
| 十一、逃生的水手          | 77  |
| 十二、一艘沉船           | 86  |
| 十三、海盗船长的航海日志      | 92  |
| 十四、吉尔斯坦一伙的尖叫声     | 103 |
| 十五、关于“黑色玛利”号      | 109 |
| 十六、喧哗的丛林岛         | 115 |
| 十七、领航船的使命         | 121 |
| 十八、受袭击的探险家        | 127 |
| 十九、古怪的猎手          | 134 |
| 二十、索克特瓦人          | 141 |
| 二十一、营救船长之行        | 151 |
| 二十二、袭击尤吉卡特人       | 162 |
| 二十三、诺瓦特奥部的卡尔特·杰克逊 | 172 |
| 二十四、动物报告          | 181 |
| 二十五、返航的漂泊者        | 203 |

## 一、约翰逊教授

在玛克斯的一家海滨餐馆的大厅里，年轻的酒店老板汤姆·弗洛斯正在向 16 岁的帆·笛·内森尔兴高采烈地讲述关于著名动物学家约翰逊的故事。帆·笛把一条南美巨蟒缠在身上。

“对于约翰逊，帆·笛，你也许还不太了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动物学家。”弗洛斯这样说，然后一直讲下去，他讲起那位老伙计来滔滔不绝。当然，帆·笛非常渴望听到那些真正高明的动物保护者们以及他们的成就。“……他研究动物已经有十几年了，足迹遍布非洲丛林、南美高原和亚洲沙漠。虽然他带回各种动物，但约翰逊从不卖动物。你知道，有许多人，他们表面上是动物学家，实际上却是肮脏可耻的动物贩子。约翰逊

不是——他一向认为人们不应与这些生物为敌，而应与它们和睦相处；他一直反对把动物关在笼子里面让人观赏。”

“依我看，他才是真正的动物保护者呢。弗洛斯。”帆·笛评论道。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弗洛斯表示赞同。

“教授常常给他的动物朋友请医生吗？这是要花大钱的。”

“不，帆·笛。实际上，是他做了这些工作。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他自己来做的。他可以医好诸如鸟类、哺乳类及爬行类动物的大量病症。比如你缠在身上的这位老兄，这条蛇，如果它得了什么病，教授多半可以医好。”

“那太好了，弗洛斯。那么这蛇的病可以被治好啦？瞧，这正是一条生病的丛林巨蟒。”

“噢，不过它看起来不是很好吗？”弗洛斯满腹狐疑。

“你如果仔细听听，就会知道了，你会听到一条巨蟒的咳嗽。”

是的，一种古怪的声音正冒出来，那条可怜的巨蟒又在咳嗽了，那声音就像人咳嗽一样。

“一条会咳嗽的巨蛇！”弗洛斯注意到那种声音，他非常吃惊地望着巨蟒那个摇摇晃晃的大脑袋。“它感

冒了吗？”

“也许是。我找过乔治·威尔逊先生，他可以算是这一带最好的兽医了。然而，他只给我一个令人失望的答复——‘也许我帮不上什么忙，小伙子。我从没给一条蛇看过病，从来没有。’看来他毫无办法。”

“那你真走运，教授会有办法的，”弗洛斯说，“我们现在就去他那儿。他住在这个海湾的对面。”

“我应该感谢你。”帆·笛笑了。弗洛斯的大厅里除了他和帆·笛空无一人。他锁上门，把“今日停止营业”的牌子挂到门上。帆·笛带上巨蟒，和弗洛斯朝海滨走去。

在海滨，他们很快就找到一只汽艇。弗洛斯启动引擎，汽艇飞快地驶向对岸。

玛克斯港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海港。港中帆樯林立，舢舨相继，海轮所发出的汽笛声几乎一刻不断。脚夫和水手们都忙着搬运咖啡、椰子和烟草、木材及金鸡纳，欧洲各国和北美都需要这些东西。

帆·笛和弗洛斯驾驶着一只漂亮的汽艇，带着飞舞的细浪和泡沫，欢叫着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船之间穿行，它就像一只小小的甲虫。

到对岸后，弗洛斯和帆·笛信步走向玛克斯广场。

一些街头艺人在各个角落里显示着不凡的身手，叫卖声和美妙的吹奏音乐在广场四周那些高大古老的

建筑旁回荡。

“我们的城镇总是繁荣而又无比神秘和美丽的。”帆·笛非常自豪地说。

“我们应该为它而感到骄傲。”弗洛斯把手放进口袋里，又拿出来指指画画。后来帆·笛问到教授的住处，弗洛斯告诉他到时就知道了。他还说，也许教授会邀请帆·笛进行探险，因为那家伙几乎时刻准备着探险。帆·笛·内森尔真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

走出广场，他们沿着一条干净的马路往前走，最后在特里菲尔德大街的尽头停了下来。

弗洛斯走到 135 号房前，拉了一下门铃。里面立即响起一阵稀奇古怪的说话声，虽然它非常礼貌，但却逗人发笑。

“啊，进来吧，门没锁。”

帆·笛感到好笑，他想一定会有人因为与这种嗓音的人谈话而笑破肚皮。

“是教授的仆人吗？”帆·笛问弗洛斯。

“不，老兄，教授没有雇仆人，”弗洛斯推开门走进房间，说，“进来吧，你会得到答案的。”

“那么，又会是谁呢？一只会学舌的鹦鹉吗？”帆·笛一进屋，就看见了天花板上吊着的一小横梁，上面站着一只正在拍翅膀的鹦鹉。那东西的嘴大得出奇。

“也许是是的，可又偏偏不是。它不过是一只仅仅会

讲 15 句固定英语的非洲大嘴鹦鹉，”弗洛斯摇摇头说，“而跟我们讲话的是那只蹲在沙发椅上的聪明可爱的小狒狒。”

“哇呀呀！狒狒还会讲我们的语言吗？”帆·笛望着旁边的猴类动物大喊大叫。而那家伙则用滑稽的眼神望着他，它实在不得要领。

“是的。这很有意思，是吗？这就和你的老朋友——一条会咳嗽的蛇一样，使人感到吃惊和不可置信。”弗洛斯笑着说，就像他自己就是这只动物的主人一样，“那只狒狒会讲 300 句英语和 80 句西班牙语，而且几乎可以用英语同人类进行日常对话。”

“咳！我看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一个荒唐无聊的玩笑。”

“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吗？那就试试吧，”弗洛斯认真地说，“我与约翰逊教授对这家伙最为了解。它的确是一只聪明的猴类动物，只用 8 年的时间就学会了这么多种语言。你可以问它约翰逊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会知道此言不虚了。顺便告诉你，那只狒狒叫杰克逊。”

“好吧，让我来试试。”帆·笛转过身，对那个小东西说：“你好！杰克逊。你知道教授在什么地方吗？”

“是的。他在他的动物园里。教授想处理一个小小的问题——一只非洲大羚羊和一只美洲虎之间有一

些冲突。他正在想方设法使它们相处好。”狒狒又用那种古怪的声音说。

帆·笛大笑，可狒狒的确对答如流。

接着，他又用西班牙语重问了一遍。而那只可爱的小狒狒也用西班牙语重答了一遍。不过，它好像有些不耐烦了，狒狒边说边准备离开它的座位。

“噢，任何想试探它有无聪明才智的人都该死心了。”弗洛斯挖苦帆·笛。

“我只好承认，杰克逊，你是一只很聪明的狒狒，”帆·笛拍拍杰克逊的头说，“我们交个朋友怎样？”

“非常愿意。我带你们去见教授。”狒狒杰克逊已经从椅子上跳了下来。他们穿过那间挂满动物标本的客厅，前往后院的动物园。

这里真是美极了，几乎不是玛克斯城市的一部分。密集的灌木丛，古老的粗藤；还有那些漂亮的草坪，白色的沙滩及碧绿的湖水和可爱的沼泽地；各种飞鸟，野兽也随处可见。

“啊！不敢想象，这竟然会是人工动物园。”帆·笛激动地大叫。

“这就是约翰逊的动物园。所有的动物都分布在这里的各个角落，还有植物。鹦鹉、红鹳、巨鹳、美洲狮及非洲象，它们在这里都是十分自由和安全的。”

弗洛斯完全可以当这个动物园的导游，他接着往

下说，“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农场。不过，使它变为动物园似乎更合适一些。”

“弗洛斯，你和旁边的小伙子找我有件事吗？”这时，约翰逊从树丛中钻了出来，身上裹着一些可笑的破布，高兴地打着招呼，他身旁站着那只小狒狒。

“啊哈，是约翰逊。你还好吗？看得出你一定是和两只野兽进行了一场恶斗。”

“是的，可以这么说，”约翰逊扬起眉毛说，“那个巨大的猫科动物今天竟然鬼迷心窍，突然想吃掉一只珍奇的非洲大羚羊；而我们的大羚羊却倔犟得像头驴，准备用它的犄角抵死美洲虎。你知道，在我的动物园里，这种事是很少发生的。”约翰逊接着往下说：“你想我会怎么办？啊，是的，我会过去进行耐心的调解。可它们却对我的表现有所不满，一齐向我发动疯狂的袭击。非洲大羚羊用它的尖角抵掉了我大腿上的一小块肉，而巨猫则用它的引以为豪的利齿和尖爪把我的一身衣服撕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只好把这两个闹事的家伙塞进了这里的临时监狱——两个巨大的兽笼。”“啊，对了。年轻人，你好。”教授又微笑着和帆·笛打招呼。

“您好，我是帆·笛·内森尔。”帆·笛彬彬有礼地说。

“欢迎你。当然，你可以称我为约翰逊。”教授和他握握手，“是的，我从弗洛斯那里知道了你，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有点，不过对您来说可能是一件小事，这条巨蟒，它感冒了。”

弗洛斯补充说：“这条蛇竟会像人一样咳嗽。你也许从没听说过会咳嗽的蛇。”

“是吗？这真有趣。”教授看看帆·笛的蛇，说，“它只需要微量的‘纳米贡多’剂。”他从旁边的一个小木屋里取来一支注射器，给那条蛇进行注射。

“先生，‘纳米贡多’剂是什么？”帆·笛问。

“它是一种治爬行动物感冒的药，在一次非洲探险时，由一位土著巫医提供的。如今，我已经可以从一种草本植物里提取它。”

只过了一会儿，巨蟒就停止咳嗽了。约翰逊感到非常满意。

帆·笛望着老伙计巨蟒手舞足蹈，他欣喜若狂。

“我说过，约翰逊总有办法。”弗洛斯拍拍他的肩膀，又望望四周说，“你希望看看这里的动物吗？你可以在一天之内看到世界上的许多种动物。”

“帆·笛，听弗洛斯讲，你热爱动物？”

“是的，先生，只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为它们做任何事呢，所以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动物保护者。”

教授看着帆·笛微微一笑。他对帆·笛讲，总有一天，帆·笛会有许多机会，因为需要保护的动物实在太多了。

“那么来吧，伙计们。我带你们到处转转，顺便向动物们问好。”教授结尾说，“当然，帆·笛可以想想，对于动物，我们该做的是什​​么？瞧，往昔动物们自由生活于其中的丛林消失了，如今又被创造出来，这里同样自由。我们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是因为我们能做到，是因为我们能创造。这是我们的责任。谁都不能丢弃责任，不是吗？人们不能认为保护动物是出于同情，因为那样公众就可以像施舍穷人一样打发所有的动物了。我们唯一的动机，应该是一种爱。正如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光辉的诸神一样，我们应该把动物当一位神来看待；而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信赖和热爱的。当然，这位神的精神在动物之间，在那里它是无所不在的。你发现它时，你就了解了动物。”教授带上帽子，然后带他们去看动物。

这些观念是令人鼓舞的，帆·笛从中发现了一些东西。他认为教授的精神可以永远被人们传颂下去，如果这些人知道“热爱”是什么的话。然而，如今大部分人已经忘掉了该如何去热爱，人们常常是习惯于同情或漠不关心，而“漠不关心”大部分是针对动物的。动物保护者们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 二、教授的动物园

此刻，他们已经置身于动物乐园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植物博物馆。教授说它收容了二百多种珍奇的动物。他给它们尽可能多的自由，从不把它们限制在某个牢笼里。只有当某些动物打算相互残杀时，“牢笼”，即兽笼才被使用。

可以听到，各种动物的叫声在这里的各个角落里奏鸣着，声音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帆·笛看到了巨蜥、獏、巨大的热带鹳鸟、笨重的非洲犀牛，沼泽地里的那些用嘶哑的声音“呱呱”乱叫的鳄鱼及朱鹭、岩栖伞鸟等。

他在真正的丛林中也没有一下子见到过这么多可爱的动物。

约翰逊一直走在前面。突然，他回过身子向紧跟在后面的帆·笛和弗洛斯打了个停止前进的手势，用手指着前面的一个小水湾，那里有一只美洲虎正在安然自得地钓鱼。

“一只美洲虎——森林中最狡猾的动物，而且非常凶猛。”帆·笛大吃一惊，约翰逊竟把这种东西放置在树丛之间，这实在使帆·笛感到不可思议。

“实际上，你不必担心这里的任何一种动物会冲过来吃掉你，它们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弗洛斯笑着说，“不过，这不能说明那些家伙不狡猾。”

“是啊，它正在实施一种诡计呢——用尾巴抽打水面，模仿果子或小虫落水的声音，等鱼游近，它就一下伸出利爪，把鱼飞快地扔进嘴里。”帆·笛继续观察那猫科动物。

“美洲虎的确使人生畏。不过，并不是每一只美洲虎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棍——只要你把它当作朋友。”约翰逊边说边招呼帆·笛和弗洛斯继续往前走。

可就在约翰逊说这话的时候，有人突然从院子的墙头上向他放了几枪，四颗子弹把教授的巴拿马帽炸得满身是洞，飞上了旁边的一棵树的树梢。“砰、砰……”打得真响，这使院子里的三个人吓了一跳，帆·笛和弗洛斯甚至跳了起来。

“有些人总是敌视可爱的动物，”教授说，“吉尔斯